

山陽遺稿文

一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154

1



文庫 11  
A 1154  
/

010190524553

天保辛丑新鐫

山陽遺稿 文詩

書林 五玉堂藏

題山陽遺稿



往時子成脩外史予一日酒間謂之曰大  
業也古人云才學識缺一不可而僕以  
為識居先焉人皆稱君以才學僕則蒙服  
君之識也子成問其故曰從來學者非無  
志於史學然多詳於漢而畧於我矣君乃



用全力於國史。誅姦發德。使人耳目一新。不能不傳誦焉。非是識超於人哉。子成欣然因論焉。曰。士君子處世。不可無識。且就先賢論之。若明于忠肅。能扶景泰。擊却也。先回英宗於絕域。大功無比。乃不相時而退。遂取磔禍。非識不足耶。王文成則當世

宗議大禮。嗒然不對。門人之問。蓋以不關國家之安危。而徒致紛擾也。非有識乎。吾刻苦立言。以為學者之事。畢矣。然非德行。無以進於聖賢之道矣。兄涉百家。而能守洛閩之平實。亦可謂有識矣。曰。相視而笑。引滿酬酢。各言所欲言。而別矣。子成委化

已八年。追懷往事。恍如昨日。以今思之所  
貴乎識者。以其無才學也。其人若于忠肅  
王文成。而後識之深淺。可議矣。若余則既  
不能有發明於經術。又不能有卓立於行  
事。子成之許可。亦故者毋失其為故。身子  
成史筆如馬遷。論事如賈陸。然猶自視欲

然。謂聖賢之道。不在此矣。嗚呼。其於才  
學與識。何如也。頃者其門人將刻遺詩文  
若干卷。使余序之。詩則於其詩抄。既悉之  
矣。若文之雄偉奇特。則天下人已知之。其  
傳不待刻。亦不待序也。子成著書外史  
之外。有通議政紀諸編。此稿所輯。特其緒

餘耳。然使他人有之，足以成一家，不亦盛乎。昔者羊曇為謝安所知，安亡後，偶醉過西州門，不覺慟哭。今睹子成遺稿，有偶過西州之感。因書生前所與相語者，使置之卷首。天保辛丑五月，筱崎弼撰并書。



山陽先生遺稿目錄 文

卷之一

書

荅古賀溥卿書

荅小野泉藏論詩律書

上菅茶山先生書

荅日野亞相公書

上樂翁公書

卷之二

論

陳平周勃論

七國反漢論

趙廣漢論 東漢政歸臺閣論

荀彧論 鄧艾鍾會論

王猛論 唐太宗論

斐度論 李德裕論

宋論 趙普論

張浚論 大江廣元論

北條氏修禪學論

卷之三

傳

節女阿正傳 阿雪傳

百合傳 高山彥九郎傳

古川翁傳

碑

廣邑新墾碑 西大寺新作石門碑

玉堂琴士碑 大塚鳩齋墓碑銘

箕浦東伯墓銘

卷之四

碑

北村孟溟墓碣 小野櫟翁墓碣

廣江殿峯墓碣 渡橋翁墓碣銘

大倉翁墓銘

漆谷翁退筆冢銘

楠部子春墓碣銘

北條子讓墓碣銘

嚴山子文冢銘

卷之五

記

管公畫像記

登發行菴記

登登後菴記

黃葉亭記

夢硯樓記

移山亭記

歌聖堂記

挹翠園記

招月亭記

鳩居堂記

松窻記  
如斯亭記  
超然樓記  
上田氏松樹記

卷之六

記

理窟記

桃源石記

小赤壁石記

長古堂記

桐陰茶寮記

竹樓記

涉成園記

鴻雪處記

鏡背輿圖記

卷之七

記

耶馬溪圖卷記

笑社記

象墜記

九霞樓記

無邊風月樓記

簡齋記

鎮海園記

萬象園記

遊騁樓記

石香齋記

卷之八

序

送大原雲卿序

送珉山禪師赴鎌倉序

送大河原世則歸薩序

送山根子慎序

送小田廷錫序

送山根子慎序

送齋藤生從父東游序

三國志演義序

古詩韻範序

刻陶說序

土佐日記新解序

卷之九

序

近世叢語序

經典穀名考序

新刻曾茶山詩集序

新刻林和靖詩集序

孫子管闕序

續八大家讀本序

拙堂文話序

如亭遺稿序



官暇漫吟序

梁星崑西征詩序

卷之十

序

續米庵墨談序

招月亭詩序

紀元畧序

新刊容齋隨筆序

高江村集鈔序

管茶山翁遺稿序

雜著

祭樂翁公文

狗說

捕雀說

鷹說

貓狗說

蠟燭說

羽二重說壽猪飼翁

牧晦文吉名字說

中川祿郎名字說

跋世張夢卷

書子常詩卷

跋獨立真蹟卷

書頤素堂詩鈔後

書新田楠菊池足利今川書

卷後

澄泥硯銘為木屐子簡

畫像自贊二首

通計百二十一首

山陽先生遺稿目錄 詩

卷之一 丙戌

古今體六十二首

卷之二 丁亥

古今體百五首

卷之三 戊子

古今體六十二首

卷之四 己丑

古今體百七首

卷之五 庚寅

古今體七十六首

卷之六 辛卯

古今體七十八首

卷之七 壬辰

古今體四十首

拾遺

古今體六十六首

通計五百九十六首

附錄

山陽先生行狀

山陽先生遺稿目錄終



山陽遺稿卷之一

賴襄 子成著

書

荅古賀溥卿書

襄白溥卿足下嚮從駕東役辱問家公因得相見又辱賜書當速奉荅而因循不果幸勿見罪蓋尊大人與家公有兄弟之誼者誠如貴諭而足下才識又襄所夙慕嚮相見函卒未盡志意奉別之後爽然自失而公館偷閒遺書而行見其意氣懃懇一見相許使襄盡言無忌襄焉敢有所隱伏哉至揄揚之語每讀之愧縮不自容若是者襄所不

欲聞也。若夫所論儒習之陋，乃古今通患，而此間爲甚。所謂抗傲之氣勝，而兼容之量乏，可謂深見時弊矣。襄嘗原習弊所由，其來遠矣。蓋西土以科第待士，士風雖輕躁，各得行其所學，本邦尚古，亦有選士之科，而中世以降，官視氏族，文儒限職，管右府之大用，當時以爲非常之舉。及至天下用武，唯藤原通憲大江廣元以事業著，其佗寥寥無聞。廣元之爲廳使衛尉也，月輪氏議其非文家進途之例，可以見時情矣。至室町氏而後，封建成勢，等限益定，文學之用，非侍讀待問，則通信達志，與僧道卜祝獻技於人主前而已。慷慨之士，不能一展其手足，則寧放浪江海，跌宕

詩酒，一往而不返。否者，故立異言，鼓撼一世，以自快。世之君子，從而攻之，內相搏擊，其衛道之心，不如其好勝之心。適使武人俗吏，傍觀嗤笑，曰：六經爭論之資耳。於天下國家，毫無所益。閒或諮以治道，則其所陳列，往往不量情勢，不酌緩急，而終於不可用。是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足下以爲何如也。方今帥府藩國，竝稱右文，祭酒林公以大有爲之資，主海內學柄，諸老先生，左提右挈，務同道德，以資治化。凡儒臣之信於君相者，一言有補，澤被生民，誠志士自奮之秋也。溥卿足下，以名儒之胄，在幹事之職，來諭所謂年少才富，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者，僕以爲足下之謂

也。異日一洗因襲之陋，開執天下俗士之口者，非足下而誰乎？近歲邊徼有警，物情不安，尊藩正膺方面之寄，折衝禦侮，固有待於文武之才。足下其勉之。襄弱冠，亦有志經世之學，好談兵，謂功名可唾手取，已而病，故纏牽，客氣盡消，每思往事，未嘗不汗背。自知質弱才疎，不適世用，幸以繼家有人，得優游自養，管茶山先生以父執之故，延襄其鄉塾，使督生徒，將黽勉以酬知己之意，抑襄年已三十矣，既不能克其家，又不能報其國，每對書經，自顧忸怩，海內交游之士，謂襄何哉？唯足下亮察之。足下謬聞襄精於本邦制度史譜之學，欲觀其所著，襄豈精焉哉？特好之云爾。

如來諭所謂四窘，襄身正備之矣，而好之不已，病廢以來，以文墨自遣，最慕賈生司馬子長所為，竊欲擬之，嘗讀常藩大典，苦其浩瀚，又病室町後，載籍紛沓，難得要領，因不自揣，斷自源平氏，以至於今代，家別紀之，為外史二十餘卷，又疏其治亂之槩，制度之畧，兵食刑法之沿革，為擬策三十餘篇，自便於觀省，非可視他人者。家公志在經業，裨國觀，襄所為，為空文無用，不屑一覽，相見之際，辱見問及，而不敢出者，為此也。雖然，傾瀉至此，此瑣瑣者，何必祕為，當竟乞正耳。承足下亦有志於筆削，而不果，夫古人著書，出乎不得已，事業文章，自有重輕，足下為其重者，襄也為。

其輕者量力從事各得其宜也至曷僕自愛期以了天下  
未了之事又將爲之解僭妄之嘲則雖襄所不敢當抑何  
拳拳之至此乎襄雖罷駑焉不自力顧恐不能副足下之  
望徒增天下之笑耳唯足下不弃而教誨之襄謹再拜

荅小埜泉藏論詩律書

襄頓首謹復泉藏足下嚮歸自西遊與足下論近體聲律  
因語在長崎所見聞以謂華音不足學八病不足拘以其  
在彼已廢歌唱也而強說之者舌官驕人之具耳今來書  
下問以爲雖舍華音八病而至排比平側猶不得不依舊  
律夫已廢歌唱而猶株守其律無爲也才力之士別出手  
眼必有一種無罣礙之詩使僕備論之此疑非足下不能  
發僕不敢不爲足下竭也蓋言語與世運相推移而聲調  
亦隨而變焉其間又有不復變者皆出於自然之勢也三  
百之變爲騷與楚詞騷與楚詞之變爲五七言五七言之

山陰先生遺稿卷一  
變爲律詩勢也。而五七言馴致於唐，其字句豐約之度，不復變移。律詩至今，其平側排比之法，不復變移，亦勢也。二者發於自然，而成於漸，非由人爲也。何者？五言昉於十九首，蓋係建元以後，雖然，此彼彼有屋簌簌方有穀，已似漢人語，如「游子悲故鄉」五字，出於高祖一時矢口，亦十九首中名句也。七言雖紉於柏梁，然登山臨水兮送將歸，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多一兮字耳，其實七言也。至「飯牛歌」全然七言矣，是其關紐漸開，非強之變可知也。律詩之非強變，亦猶五七言也。沈宋創新體，遂爲一代定制，如其因四聲立八病，徒設此險艱，以課進士，非後世所可必由，而其平

仄相雜，以便喉舌者，出於自然之節奏，非沈宋所能創也。如楊柳依依，雨雪霏霏，四言而協聲矣。鶴鳴于九皋，老馬反爲駒，五言而協聲矣。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則七言而協聲著對矣。漢詩有自協平側者，建安乃似故意協之者，至齊梁五言，則全與唐律無辨焉。而梁陳間七言，亦多類唐人律絕者，如楊柳青青著地垂，四句爲陳人作，使不知而讀之，莫不以爲王建杜牧也。豈非亦所謂關紐漸開者哉？故彼約長篇爲八句，截八句爲四語，韻必用平聲，而句中亦連綿平聲，以穩順聲勢，皆節奏之自然者也。李嶠汾水秋雁一絕，黎園奏之，至使明皇流涕，其舊

山陽先生遺稿卷一  
爲古風全篇流麗不甚贅牙必斷取廿八字因其平韻協  
聲者然後可被弦歌可以見耳然唐以後詩廢而詩餘興  
詩餘廢而歌曲出近體不復上絲竹矣而不諧其平側莫  
以便吟誦譬之和詞萬葉以前田畯紅女人人能之以其  
可歌也後世箏絃之詞歲新月更而所謂和詞獨爲士大  
夫言志之具然三十一字之節成於自然不由於此不可  
以諷風土雖異其勢一也故詩之有古風猶歌之有長短  
不齊者也其節奏未定也節奏已定矣而猶爲之者以馳  
騁才情耳苟資諷詠非三十一字不可非近體不可夫宋  
以後不唱近體而歌詩餘矣然詩餘之按譜填字比近體

更嚴是知律之嚴所以諧音調故愈諧則愈嚴及其廢也  
人不見其諧而苦其嚴是所以生足下之疑也大抵言語  
聲調古簡而今繁古疎而今密隨世運之自然其變勢也  
其不變亦勢也知其所以可變則知其所以不可變使天  
地間本無此律而人忽造之則其傳必不能如是之久也  
譬如科舉狃於隋而實出於漢魏考課刑律成於唐而實  
原於惲何之法其後君相雖有絕異之才而莫之能易非  
勢而何勢也者一成而不復可移者也夫以李杜韓蘇之  
才自我作古何所不可乃不能不俯首就休文沈宋之束  
縛唯有古風一體可以拓裂尺幅縱橫自快而其用韻排



句亦有古來傳承之法存焉。雖數公必奉以周旋，可見此事非才力所能強變也。在漢土人且然，況在此方，用彼之言語，以敘我之性情，模其聲調於髣髴影響之間，不得不依準其一定之矩矱，但就其矩矱中，必避其病之最可忌者，其故設險艱者，不必學可也。今之詩人，或泥其不必可學者，而犯其必可避者，是為可咲耳。僕所識古官稱解聲律者，亦不免於此。僕是以益知其說之不足信也。今且舍其耳而用其目，就唐宋明清諸集，逐句推驗，可以知彼所謂不可變之律，別自有在，非是之謂也。僕所見如此，唯足下擇焉。

別紙

後書見諭讀竹山翁詩律，兆見其以律喻和歌之比為波和，苟然，近體不足依準者，足下老於和詞者，宜有此疑也。然揣翁意，蓋以此論用韻有今古之別耳，非總言詩律也。足下不以辭害意而可，此書與近時武景文古詩韻範，皆考據精確，有大功於藝園者，不可不讀。足下讀二書，而知詩之不可無法，讀僕之論，而知法之出於自然，則思過半矣。

又

僕得明問，已竭盡其愚，而恐有罅漏，又周諏兩都諸友，獲

此數篇皆係稿本塗抹狼藉故淨錄爲一冊併往參而觀之足以相發也如其判徒詩樂府爲二與愚見微異如家父作誦吉甫作誦是主誦不主歌所謂專敘述者似可謂之徒詩矣然左氏衛侯使師曹爲孫蒯歌巧言之卒章遂誦之則詩可誦可歌不必區別也漢饒歌鼓吹似取民間詩非別製之故其中多與十九首相出入者魏人歌行亦與他離別應酬之作體裁不異唐製五七言律新翻度曲皆取於此既而截律之半以便歌唱如涼州伊州陽關柳枝皆是於是專以短律爲樂章如王昌齡李益每作一詩伶工爭購一樹春風萬萬絲爲樂天遣妾時所口占而樂

工奏之天子前皆近體徒詩也時以其篇章婉約音節清脆故被之絃歌非別有一種樂府也至如李杜歌行長篇學魏武薤露蒿里之意因古名而出新裁盤硬排纂肆己所欲言非上之絲竹者徐師曾蓋視此等以爲有詩無聲之歌不知作者始無意於聲也至李之短律無不可歌者不獨清平調而後人詩餘取此入譜焉耳及宋後長短句盛行雖絕句亦不復唱歌矣故樂府律詩詩餘皆一物之盛衰變化者不可歧爲兩派也至於今日一齊皆爲可誦不可歌者矣要之詩本永言押韻協聲婉言而不直敘故誦而不歌亦可以陶寫性情自娛娛人歌行近體無施不

可而近體，竟是詩本色。就近體中，七言斷句，又其節奏大定。長短合度者，王漁洋以五七言截句爲唐樂府，以僕觀之，似七言居多。今人寫情敘景，亦用廿八字而有餘，不必抽黃對白，拈斷髭鬚，然後謂之詩也。至於填詞，雖華人苦其拘，不作可也。

又

音節諧否，不待華音者，本書已言之矣。更有一證，試取明清人評古詩者覽之。曰某篇有調者，我亦覺其有調；曰某字不響者，我亦覺其不響。如袁倉山論群山萬壑赴荆門，不可改群爲千，誦而味之，信然。非意有異全所爭音節而

已。是故詩之驚心動魂，總在唸誦之際，不必待細繹其義而涕已墜之。是知聲音之道，和漢無大異也。假令浮切不差，如譯家所言，而歌以華音，聞以邦耳，是亦爰居鐘鼓，何感情之有。或者射的之喻，似未察于此者。况唐宋矩矱，歷歷可按。我之詩學，未至茫昧如此乎。



人久忍之，則結畜其氣，無所發洩，必喪心病狂，身家兩敗，而無益於國，是亦何取於仕也。天下之士，誰不被其國恩，若襄則可謂最重矣。襄之家，非有先登斬首之功也，非有積日累歲之勞也，及家翁之身，遭遇右文，起布衣，上朝班，遂至忝師範之任，撫存待遇，無所不至，襄常見其感激思報，蹇蹇不解，爲襄者，安可不竭力致身，以繼其志哉。抑人各有能，有不能，自量所能，要之於終，雖身之不列於朝，或足以圖尺寸之報，是襄所以燕息度年也。今乃顧通籍委贄於他邦，是胡爲哉。使襄禽獸則可，苟亦人也，則何心處之，亦何面目以見天下之人乎。襄之出國，已誓於心，雖百

喙交說，斷斷乎不遷矣。不知襄者，亦曰彼不欲事於小也，襄特以其義耳，義已不可爲，使有賀薩來聘，不就也。况其有所不能乎。有養鶴者於此，憐其病而不能踰躐也，開籠放之，羽翮摧殘，飲於潦，啄於藻，或者欲收諸彩籠，飼以稻粱，而鶴不願也。出籠入籠，彼烏願乎。使雀甘於籠，則何必辭。故主辭，故主以往，凌雲翀霄，皆其賜也。今襄亦將全其賜焉。至議使襄姑捨其姓，則不獨不知襄，乃不知先生所以畜襄之意也。果然，何以自稱於士林哉。夫人以好來，襄不以好報，必大傷其意。先生愛人憐才，量如江海，必不怒於盡言，是以冒昧至此。唯先生恕亮之，襄謹白。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答日野亞相公書

布衣賴某謹再拜奉復日野亞相公閣下。一再辱手書，懇諭覲縷，讀之數四，銘肝刻骨，蒙諭近與襄同進者，群劾襄侍宴被服欠禮，攜酒挈童，爲倨傲不敬。閣下諭其所從來已久，不必相尤，而訴之不已，謂閣下雖容之，左右執事必有糾責，所以去臘之會，拔隊特召襄，襄當時不知其由，頗怪之。今因尊諭，乃知之耳。夫襄之所爲，誠倨矣。然蒙閣下之包含，以至今日，閣下不咎而儕輩不容，甚可異也。襄於是獨退避之，可也。何必嘒嘒與較短長哉。雖然，承閣下之多方繾綣，初心所存，不敢不盡之於閣下也。襄倍隸之餘

耳、叨侍搢紳、已極忝竊、忝恩恃眷、爲此倨肆、豈不自知其罪、而所以不顧者、抑有由矣、襄受恩舊、藩義當委質、致身而少小多病、有所不耐、且天資疎狂、不能從物俯仰、得脫羈縛、放浪自適、喜平安山水幽秀、其文士總非仕途人、乃樂居之、託跡市陌、杜門戢影、除看竹尋花之外、未嘗與人相往來、自念旣已不仕父母之邦、敢折腰於他人、不獨不仕、誓不蹈王公之門、何則、蹈王公之門、不可不穿仕者之服、執仕者之禮、是性所不能、苟能之矣、謂父母邦何哉、不圖閣下謬聞虛名、辱見延招、廁之賓客之列、愧懼交集、欲辭謝不就、側聞閣下風流宏裕、忘貴下士、憐才容物、非世

王公之比也、故陳野人不習禮節、如許野服出入、如其平生、則不敢不奉命、又請賜予之際、無類臣礼者、前後並蒙許允、於是敢進、爾來頻奉警欵、得侍觴咏、果信人言之不虛、而時顧視同輩、皆衣服儼然、濟蹌進退、而襄獨頽放、言笑自如、歲時賜物、衆皆造門致謝、而襄不月、常恐致左右側目、竊焉然知閣下諒其野性、以度外待之也、所以恃焉不顧、所謂人見朱門、吾如蓬戶者、閣下不唯容而不咎、眷顧歲加、屢辱知己之言、撫躬感激、以爲難獲之遇、思所以報之、以爲身無寸長、可圖裨補、獨有全吾不諂之節、以成其不驕之德、傳之後代、以爲美談、或有畫日野公夜宴圖

山陽先生遺稿卷一  
者滿堂衣冠中有亂頭粗服攜瓢挈童昂眉談笑者豈不可觀區區之心不爲同儕所察乃有今日之議夫欲使襄勉強修飾擊跽曲拳於閣下之前乎擊跽曲拳世不乏其人有一人焉而不擊跽曲拳在閣下何所損乎枉而行之非必難事獨惜閣下之容物不終而襄之直已有缺一舉兩傷何以報德雖黽勉一時不能常然則適足以重罪是襄所以終不負非敢文過遂非也且因人言每每變節將何所不至閣下又烏用此無特操之士耶夫閣下與襄等爲文字飲結布衣之歡非講禮法也不然以無位無爵之匹夫與天子之輔相促膝飲酒禮乎此輩所云云何異於

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哉假設閣下在朝廷天下之將帥藩鎮有禮際不孫者而閣下降屈之則雖襄也將獻出位之言焉今一布衣齷生之失禮何有於閣下而掛之於齒牙乎况閣下未嘗以襄爲失禮也而此輩乃尤之豈謂其傲同列乎簡弃禮法野情相待文士常態皆謂之傲乎且凡所謂傲者有所挾也襄文章詞藝無一可挾假使有之乎襄亦嘗讀書粗知輕重矣持彫蟲之末技以爲可以傲人襄雖罷駑未如是之淺躁也或以爲閣下曲庇於襄而襄矜其殊遇乎則不唯不知閣下待士之意挾恩凌物奴隸常情耳曾謂士人而爲此乎抑朋友之誼見其可議何



不面加箴規而必陰譏彈之且熟視至今乃為此言皆襄  
所不解也襄野人本無求於王公特感閣下之知遇鞭嬾  
策惰周旋至今今乃如此則閑雲野鶴何天不飛何必勉  
己所不能俯學都人士之為為天下高人所鄙笑哉又無  
辭以謝於父母之邦也獨依戀於恩眷念遭逢之難再是  
以不能決然引去唯閣下裁之襄謹再拜

上樂翁公書

布衣賴襄謹再拜白少將樂翁公閣下襄嘗讀宋蘇轍上  
韓魏公書愛之以為自昔進言於當世王侯者大抵有求  
而自售識者所醜獨轍偉魏公人物比之名山大川欲接  
其言貌以養己作文之氣言雖近狂其澹泊無求可知也  
雖然魏公是時猶當路秉權人將疑轍之有求焉閣下今  
代之魏公也而勇退高蹈久處閑地使襄學轍所為可以  
無嫌矣特貴賤懸絕不啻如轍於魏公則徒仰而心嚮之  
而已今茲尊嫡君侯膺幕命入朝謝大拜之  
恩襄伏在草莽側聞盛事而不圖即吏帶閣下之命來就

襄家取所著私史欲賜覽觀禮意殷勤愧悚交至夫襄不敢求於閣下而閣下求於襄襄之榮大矣復何所嫌而辭避乎雖未接警欵聞其詞命亦可以自壯於是忘其蕪穢出以納下執事又敢有所瀆告輒書稱史遷文有奇氣他日自作古史則論遷之疎畧輕信淺陋無識夫遷官太史總領天下文籍猶不免疎畧之譏况如襄以寒陋一書生獨力罔羅古今其不自揣而加大方嗤笑必也然少小嗜讀國乘每病常藩史之浩穰入恨其有闕至近代之事與夫隆治之所由非無先輩撰著又未有晰其端緒綜各家終始者於是私做遷史世家而加詳備斷自源平氏

至於今代閒以中興諸將及割據群雄關係治亂者家別紀之或錯而合之要覽其成敗盛衰之狀與臣屬謀戰忠邪之跡取其大體最明確者若夫博引旁搜辨折錙銖世自有其人以為非襄輩所及也至其義例蓋亦有貽淺陋之嘲者事繫一姓之下而不有統紀以總之列將家而雜以雄長舉今代而稱謂論說如欠尊崇者是自有說焉夫右族迭興甲起乙什以成海宇之沿革而事不必關於王室者我中世以還之國勢也故依實創體以形世變而其中貫以帝系年號以表條理至大義所繫必用特書雖厠權豪於元帥隨成敗次第而因著

題以見總屬而載之事實名分截然讀者自能見之至若  
今代稱謂則謹據奕葉名爵天下公行之稱名實輕  
重按跡可知不敢私撰名號以贖今代而昧後世耳目閱  
首至尾睹其得失之相形明其分裂統合之所漸則今日  
無前之功德有不待言者又不敢喋喋頌贊使人疑  
其諛與溢自謂敬之至也凡是襄區區撰述之本意不可  
不為閤下一言之野人朴直以所謂無求之心著書取其  
簡約自便省覽始非謀公之世也所以引据剪裁皆成一  
家私乘之體至寫錄體貌又一倣古史不肖學輓近之文  
縵是以拮据二十餘年藏之篋笥未嘗示人今乃得閤下

之寓目以取信於天下後世真意外之幸也襄雖無求於  
今日而不無求於千百載非經大賢之鑒識不足以保其  
傳也然苟得流傳不別今與後其損益於世道人心尤不  
可不加謹襄也病羸不能効力父母之邦况敢望有益於  
世然生遭此極盛之運以其庸陋之筆墨裨補萬一焉則  
不負為太平之民也蘇轍謂魏公苟以為可教而教之則  
幸矣閤下其亦有以教襄焉冒瀆尊嚴惶惧無已

山陽遺稿卷之二畢

山陽遺稿卷之二  
王制禮儀俱或未必執然孫賴襄也子成著  
論  
夫以 陳平周勃論  
世皆稱陳平周勃誅諸呂安劉氏漢之為漢二人之功也  
余以為不然誅諸呂安劉氏者由於齊王與灌嬰也非平  
勃之功也何哉齊王起兵入討呂氏平勃等議以灌嬰為  
將伐之而嬰與齊連和夫齊號為強藩所謂東西秦也王  
舉其全國聲諸呂之罪雖其心未必在於安漢而義聲足  
以振動朝廷朝廷盡見兵附之嬰之手所恃以距齊者獨

一灌嬰而嬰乃連兵於外、西嚮其鋒、當是之時、天下之勢、  
內不勝其外、雖三尺童子、知內之必有變也、於是平勃乃  
洵洵然謀助劉夷、呂之計、而平猶遲疑、使勃試之、勃又假  
朱虛之力、纔能成事耳、向使齊王不舉事、舉事而灌嬰不  
與之和、進擊而克、則彼平勃者、將晏然遂相諸呂、不敢奮  
而誅之也、何以知之、初呂后之欲王諸呂也、謀於平勃等、  
夫以后之悍、欲封則封、而必問之者、豈非恐天下之議已  
哉、平勃佐高帝、定天下、天下所望以為重也、誠使同辭抗  
之、如王陵所對、則后未必肆然行其志也、唯其阿諛順旨、  
逢迎其惡、故后得以號於天下、曰平勃亦可此議矣、呂氏

之得權、非平勃成之、而何乎、其後又聽辟疆乳臭之言、使  
呂氏將南北軍、則真授寇兵、附盜鑰者矣、由此言之、平勃  
者、可謂助諸呂、危劉氏者也、罪不容於誅矣、其免誅者、幸  
也、彼無他、其更事多、變詐無恥、務避就一己禍福、而至於  
之家國安否、槩乎不經於心、其欺呂祿、入北軍、倉卒決  
計、皆迫於齊王灌嬰、不得已而然耳、非出其本心也、夫以  
當時之勢、雖無平勃、呂氏不得不伏誅、呂氏伏誅、則高帝  
子孫、不得不承統、是必然而無疑者焉、而平勃每有德色  
於文帝、豈非所謂盜天之功者哉、使文帝按實責情、討其  
前罪、則二人將何以對之、吾故曰、平勃者、助諸呂、危劉氏、



山陽先生遺稿卷二  
天下無傾覆搖動之患。漢之中葉以前，朝無權姦者，以諸侯鎮壓其外也。是封建之利也。獨恨其本末不相稱，故貽此禍害耳。高帝百戰有天下，欲傳之子孫，而子姪衆多，愛有所分，於是剖裂而封之，猶暴富之民分產諸子，而不知強其本宗。文帝入紹大統，而諸藩王皆有比肩接踵之心，動至驕傲不法，而漢不得不削之，削之輒反，莫足怪者。其禍出於高帝之制勢不盡善耳，不得曰封建之害如此也。七國反之後，漢之君臣徒知諸侯之爲害，而務削弱之，未日以太輕，本日以太重，是以王氏擅權於內，而天下莫復起而爭之者。當是時，使有外藩如齊趙吳楚，則必起兵內

向以誅王氏爲名，以破其膽，何姦之敢爲哉。唯其無強諸侯，是以坐移漢祚如此之易。猶家無支黨，而狡奴黠僕，無所顧忌，是亦不善制勢之過也。嗚呼，是豈獨西漢而已哉。吾恐後世有不察於勢，而徒防其害，以削弱之爲得計者，也。故論之。

趙廣漢論其不... 漢宣之朝以能吏稱者莫若趙廣漢而以微罪誅死世皆為漢惜之余獨以為廣漢之死不足惜適可為漢賀耳夫廣漢者所謂徼以為知許以為直者也初諂事霍光光死則伺知帝忌霍氏乃故索其家私酷破罌斬關以致達帝聽而帝善之是廣漢所以受知也及其以私怨殺榮畜為魏相所案則探相陰事欲以迫脅之突入相府捕鞠奴婢而帝惡之是廣漢所以受戮也故廣漢始以徼與許起身亦終以此敗帝之惡之可謂知所惡矣始之善之則過矣帝何不思彼向事光者何以忽如此思而得之洞知其反

趙廣漢論其不... 漢宣之朝以能吏稱者莫若趙廣漢而以微罪誅死世皆為漢惜之余獨以為廣漢之死不足惜適可為漢賀耳夫廣漢者所謂徼以為知許以為直者也初諂事霍光光死則伺知帝忌霍氏乃故索其家私酷破罌斬關以致達帝聽而帝善之是廣漢所以受知也及其以私怨殺榮畜為魏相所案則探相陰事欲以迫脅之突入相府捕鞠奴婢而帝惡之是廣漢所以受戮也故廣漢始以徼與許起身亦終以此敗帝之惡之可謂知所惡矣始之善之則過矣帝何不思彼向事光者何以忽如此思而得之洞知其反



覆險狙之情則將深惡而黜遠之豈待榮畜事哉且夫廣漢所稱爲能者不過曰設術使豪民相仇怨爲鈎距發姦擿伏如神而已是出於徼與訐之餘奚足貴哉漢自武帝文網深密吏民彫弊宣帝稍知變之然不免爲聰察慘刻之君而廣漢又以其徼與訐濟之廣漢之受知非社稷生靈之福也其敗且死豈不可爲漢賀哉夫廣漢以其徼與訐陷人於機械術數之中以此治民則爲鈎距擿發以此事上則爲斬關突門揣摩人主之意苟得其當則擊斷而不顧豈亦非治世能臣亂世姦雄也以宣帝之明而猶不能不一墮其彀使其不死而事元成庸暗之朝將無所不

至矣吾故曰廣漢之死可爲漢賀不足惜也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writing.

東漢政歸臺閣論  
東漢不任三公而歸政於臺閣論者非之余以為論者非也夫天下有權有勢權之所在天下趨之勢之所在天下畏之以天下之所畏而兼天下之所趨唯人君為然非人君也而并權與勢是僭亂所由生也西漢之初韓信黥布之徒皆據土地擁甲兵其力可畏高帝不敢任之以權是也然蕭曹絳灌其功勳太高位望太隆而更居柄要之地其不致變幸也而君臣之際常有猜忌之心武帝以後乃以大將軍錄尚書事則兼丞相大尉之權而勢力什倍之降至元成又以外戚充之終以成王莽之篡豈非權勢併

授之弊歟。光武蓋有見於此，故開國之臣，建勳於謀策，戰鬪間者，天下已定，則舉束之高閣，崇其位，厚其祿，而不任以權柄，獨置尚書以典出納，如曰：「吏事叢脞，不足以累君輩，名優禮之，而實防之亂也。」向使光武柄用雲臺諸臣，饒令無韓彭蒯醢之禍，安保不有鄧絳下獄之患哉？則光武之收政於臺閣，不獨以防君柄之下移，亦所以保全人臣，其貽孫謀，可謂深矣。而非之者，以爲三公備員，朝無重臣，故致外戚宦官之專橫。夫光武不欲委政功臣，況肯委之外戚也？尚書自有令，亦無事於宦官也。使東漢諸帝深考祖法，而謹守之，彼二患者奚從而生哉？唯其不謹守之，而

顧倣西京之弊習，使竇梁諸姓以將軍典省務，權勢竝隆，殆逼人主，而莫以制之，則不得不賴中官以圖之，而中官之權遂由此重，以至覆亾而不救，莫足怪者，然當是時，苟能移其所以親信中官者，以任尚書，則亦足以制外戚矣。何者？有權而無勢者，每憑人主爲重，在人主所嚮如何耳。張陵爲尚書，梁冀帶劍入省，陵叱出，敕虎賁羽林奪劍，劾奏冀，詣廷尉論罪，尚書之權足以制大將軍之勢也如此。使桓帝因此遂誅冀，易如孤豚腐鼠，何待超璜輩哉？嗚呼，是光武之謀也。

山陽先生遺稿卷二

荀彧論  
董昭等與列侯諸將議丞相操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荀  
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  
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不悅及擊吳請彧勞軍彧  
疾留壽春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乃飲藥而死  
賴子以彧之為此言為不可曉也彼曹操者何如人哉當  
天下無事之時人已以姦雄目之以彧之才參其帷幄二  
十餘年寧有不知其心志所注彧能料敵於千里顧不能  
料交膝之人乎望操以忠誠退讓是望殺人劫財者以仁  
義也彧必不如此之迂矣既而得其說曰是彧所以深贊

荀彧論

董昭等與列侯諸將議丞相操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荀  
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  
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不悅及擊吳請彧勞軍彧  
疾留壽春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乃飲藥而死  
賴子以彧之為此言為不可曉也彼曹操者何如人哉當  
天下無事之時人已以姦雄目之以彧之才參其帷幄二  
十餘年寧有不知其心志所注彧能料敵於千里顧不能  
料交膝之人乎望操以忠誠退讓是望殺人劫財者以仁  
義也彧必不如此之迂矣既而得其說曰是彧所以深贊

山陽先生遺稿卷二

文九

操詐術也。或意蓋以爲曹氏所以能至此者，以挾天子，今其業垂成，而四方未服，乃驟見僭跡，則人心不悅，群雄得以籍口，非計之宜也。故當會議之際，公言撓之，使人謂己與操素所謀如此，以爲操文其姦，而所謂退讓之實者，則微言喻操也。夫昭等所勸者，天下之名也，而或所規者，天下之實也。九州而有其六，小大之政，莫不己出，九錫備物，於我何有哉？取僭踰之空名，而遺退讓之實利，操之不能全服天下，實出於此。是或之所惜而不能不言也。然則操何爲殺或，不察其意，而以爲撓己事乎？曰：非也。徒忌其才耳。操雖雄猜，豈不知或之助己，而忌之何哉？是猶盜必有

黨以濟事，事將濟而利有所分，則必忌之。黨之密者，被忌愈甚，吾深謀祕計，彼莫不知，而彼之所算，每出吾所不及。他日烏保其不圖我，圖人者，疑人圖己，其情然也。且操家本出官豎，故惡有門望者。楊氏、孔氏皆以此被除，况或先世台司，闕閱之隆，出楊、孔右。操之收用，不得不以令僕待之，而覺其勢之漸逼己也。其智過之，而其勢逼之，是或所以爲操殺也。而後之君子，不深究其情，或以爲蓋勉節，或以爲節過管仲，道似伯夷，噫！盜賊爲同類所斃，而得比於伯夷，吾不可以不辨。

山陽先生遺稿卷二  
文  
十一

鄧艾鍾會論

姦雄之篡國不可徒然而濟也自建非常之功以大狀天下之心而取天下可忌可畏之人因事誅鋤之使人不能覺其際然後舉國內唯其所欲爲今夫黠僕狡奴奪主家之產必先有所樹立又驅逐其同僚之難制者宣於鄰里曰某有某罪某有某姦聞者不察以爲實然則過矣吾讀史至鄧艾鍾會之事未嘗不疑其跡也夫自古功臣謀反而誅者如韓信彭越之類不爲少矣然功成而數年乃至於不免其心跡可推而知也今也艾會克敵降旗僅出而檻車在後版籍未閱而城門夜驚是其際必有故矣而史

官晉人也一切以反書之豈可遽信哉且使艾會有異謀則當其握兵出外之日將養寇以內向何以冒萬死踰絕險以犯不可必之敵哉艾之被誣史亦言之則不必辨可也至如會智畧絕人使其舉事亦必不如此之疎淺也余嘗考其時情參之我國事然後知此二子者皆陷司馬昭術中而不自知也我北條氏之竊源氏權也使其巨族大姓豪傑難制者自相攻討屠滅漸盡而後徐起而收之彼司馬氏亦如是而已前年戮王凌今年屠諸葛誕其可畏者猶有艾會故因擊蜀之事嗾會除艾又令亂兵殺會因誣以有異圖而人莫之或詰當時朝野蓋頗有窺其謀者

而憚司馬氏故不敢明言耳吾獨怪彼後世之讀史者莫察其姦也抑昭之將篡魏雖路人知之以艾會之智豈有不知而會又嘗參其密謀今竝受命擊寇是非助曹氏者也然而爲昭所忌者何哉無他謂其智術之可畏而意望之難測也會之誣艾衛瓘與焉而會敗瓘免蓋同受昭意而瓘更受密旨先圖艾而後及會也然則司馬氏何故先使二子取蜀乎曰自建非常之功以大馱天下之心耳夫魏有功於漢而篡漢晉無功於魏而竊魏則恐天下之議已也獨顧魏未能取吳蜀魏之所不能取而我取之我之伐魏天下其誰曰不可而非二子莫可使者彼二子者乃

盡心竭力爭效鷹犬之用以成其篡奪之勢而繼之以死亦可哀矣曰王濬杜預取吳而全者如何曰其爲人非如二子之可畏也且晉旣篡魏其事濟矣復何有所忌於天下哉

不中王猛論

王猛臨終戒符堅晉正朔相承不可圖鮮卑西羌吾仇敵可漸除之符堅不聽大敗於淮淝而終死於垂葦之手世皆服猛言如著龜而惜堅之不聽賴子曰堅之不聽猛言有由來矣而猛所以言於堅適足以激其伐晉之意也慕容垂之降秦也猛勸堅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平四海奈何殺之以爲冠軍後猛伐燕請垂子自隨誑奔燕軍誣之以叛垂懼出走爲堅所留而止夫猛雖有長才而將畧遠不及垂垂之得寵猛之所不悅故百方傾之而堅不從堅委任於猛所言皆聽與猛異見者雖勳舊輒斬之而



至於爭垂事則衰如充耳是非知其相妬哉吾觀堅拒猛之言知猛之言不入堅心也堅志在平四海而猛曰晉不可圖堅收攬英雄而猛曰鮮卑西羌可除所謂宜除者宜莫如垂堅聞猛言以為亦出於妬心故不經意耳是以伐晉之舉符融再述猛言而竟不聽誰知其所由不聽有如此哉且猛不詳言晉所以不可伐而徒曰正朔相承堅心必曰猛以吾氏種不如司馬氏歟是猛言適觸堅所忌豈不激其意而速其禍也夫晉非不可伐但不得伐之之術耳夫圖數百歲不拔之國而徒欲以聲勢覆壓之一舉而不中情見勢竭百敗從起不足怪已堅之大舉蓋八十萬

人矣分爲八軍以垂葺諸將將之更休迭出或擣川荆或擾江淮使彼疲奔命晉雖輯睦八受十萬人寇有不力屈乞降者乎馭英雄如養猛獸鷲鳥苟有以用其爪牙而達其搏攫則彼何暇內顧反噬哉使堅得其術以伐晉則雖垂輩之桀黠將爭効其力何必仇視而剪除之爲猛之策不出於此而徒爲愛憎之言何足以動堅之心哉

夫得天下與否何所決哉天下之心聚於我則我得天下  
散而之他則失之而已通徹則聚壅塞則散必然之勢也  
夫人主以一人馭天下其勢可謂危矣所恃者天下智勇  
之士莫不以功名富貴為心而皆欲因我以得之我使其  
鬱滯抑塞難於自通則天下誰注心於我者決其壅夷其  
塗使人人輒効謀展力於我以得其所欲然後我可以安  
居其勢唐太宗即位之初首聽百官陳治道中外大悅又  
日引將卒習射於顯德殿群臣多諫皆不聽曰四海一家

以知唐太宗論  
英雄之主必有術以攬天下之心者非常慮之所能測也  
夫得天下與否何所決哉天下之心聚於我則我得天下  
散而之他則失之而已通徹則聚壅塞則散必然之勢也  
夫人主以一人馭天下其勢可謂危矣所恃者天下智勇  
之士莫不以功名富貴為心而皆欲因我以得之我使其  
鬱滯抑塞難於自通則天下誰注心於我者決其壅夷其  
塗使人人輒効謀展力於我以得其所欲然後我可以安  
居其勢唐太宗即位之初首聽百官陳治道中外大悅又  
日引將卒習射於顯德殿群臣多諫皆不聽曰四海一家

山陽先生遺稿卷二  
何於宿衛更加猜忌，由是人思自厲，悉爲精銳。論者美其求言，而至於習射，則陋之，以爲以天子爲有司事，近卒伍於殿廷，舍教化而急於射，嗚呼！是未知太宗之意也。余以爲求言習射，同一術耳。求言不獨補政，而習射不獨備戰，何以言之？太宗雖功伐蓋世，而李氏代隋，爲日猶淺，且已以藩王，一旦爭而獲位，文武士民，其心渙散，未必一也。是以設術以收攬之，夫百官夥矣，而人人得進言，其中亦必有下賤不可近者矣，而不敢阻絕之，何獨於士卒，怪其親近之哉？唯然，故天下之心，翕然聚於太宗，不難攀附此人，以成吾事。上下之情，流通貫徹，莫之或間，而太宗之天下

定矣。彼中外大悅，與人思自厲，其心一也。皆爲太宗所鼓舞，而不自知也。不然，太宗何以求言，而獨不聽此諫論者所言，乃常談耳。曷足與論英雄之術哉？吾嘗因是考之，凡治亂興衰所關，蓋在於此。衰世之君，每尊嚴自養，曰：吾人主也，不可親有司之事，其有司又各殊其途。文臣賤武事，不以經其意，而將帥士卒，結黨於外，無親上之心。仰瞻殿廷，如在天上，有畢生不識人主之面者。天下無事，則已。苟有事，相率爲其所欲爲，莫有來救我急，而天下爲他人之有，徃徃而然。卽以唐言之，天寶以降，是已。使唐之子孫，皆能如太宗所爲，則何患府兵之廢缺，何患方鎮之跋扈，何

患左右神策軍之擅威福也。當時群臣不察於此，其所諫必曰：以萬乘近徒虜，何不自防？夫憲宗在深宮中，爲閹豎所刃，而六軍諸衛莫敢誰何，豈非上下之心不交，禍乃至於此歟？然後知太宗之不自防，乃其所以大防也。

裴度論

負天下之望者，任天下之責；有天下之權者，恤天下之患。不恤其患，不任其責，何取於權與望也？今夫人家僮僕各恪一役，可也；至於家宰，則一家之事無所不恤，豪長者屬閭里之望者，闔鄉之責自任不辭，勢宜然也。彼大臣者，宿與國共休戚者，其義豈異於此哉？唐裴度爲憲宗所任用，以宰相兼武功，史稱其威名遠達四夷，以身係國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夫子儀之望重矣，而其中書令特爵秩耳，非有其權也。至於度，出握兵要，入執政柄，及老且衰，猶平章軍國重事，其在外能訴穆宗寵臣不便已者，黜之。

可謂有權矣、以敬宗之昏頑、猶知厚待之、不聽衆諫、而獨納其言、可謂有望矣、是其上下屬心、責萃一身、天下絲毫之患、且在其所可恤、而其所相天子、兩爲宦者所弒、而若不聽知、何哉、夫宦者之勢、蟠結歲久、非可驟圖、然顧圖之之人如何而已、劉從諫一疎、遠藩帥之無望者也、當中尉極盛之時、猶能抗表其罪、欲清君側、使其震懼自戢、天子倚以自強、況於度乎、憲宗英威在人、而宦者之勢未太盛也、一旦禍起肘腋、而賊之主名、中外共知、當是時、度權兼將相、天下猛將精兵、槩係其部屬、苟開其口、一呼可集、獮誅奴輩、爲先帝復仇、勢易於薰鼠、度何憚而不爲之、豈其

威能達四夷、而不能行於宮掖邪、至宦者重行弒逆、肆爲廢立、則罪惡貫盈、天下所切齒、而其勢未至、如甘露變後也、而度爲冢宰、率群臣見新天子、蓋王守澄引此以貼服衆心也、度又何以此時大會百僚、窮治中官積罪、以度之威望、出以速斷、使如疾雷不及掩耳、亦可以不動聲色、而除唐室之大患、乃甘爲閹豎所賣、抗顏立位、居之不疑、弒天子則聽其弒之、立天子則聽其立之、彼以身係國輕重者、固如是邪、曰、度蓋蒞時也、時孰若此二者哉、此而不知乘復將何蒞乎、且蒞時不至、何不去其位、不去其位、不任其責、數誤機會、優游不斷、與庸人無以異也、是知前者

所以能樹功成名特倚於憲宗之明決憲宗在焉雖無度足以濟事則度可謂盜名者矣吾見度之威望適足以資宦者而重其勢而已歷相四帝沒然中立其異於王祥馮道者幾希世蓋震於其名故莫之敢議耳且夫文宗非有志之主哉雖爲宦者所立常圖誅之以雪列帝之恥彼察其心曷嘗一日忘之而未得其輔纔得訓注輩猶且與謀至一敗而不振夫使人主獨憂其患於邑歎息至於夭折而爲大臣者愬焉傍觀不爲一輸其心力是劉蕡所以發憤極言也夫以天下莫大之禍社稷宗廟安危之所係而恤之者出於布衣爲度者可以少愧矣及蕡下策物論囂

然諫官御史欲論奏之而執政抑之所謂執政非度也歟嗚呼度也不畏淮蔡淄青百萬強敵顧畏薰腐奴僕者果何故乎蕡策有言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痛社稷之危哀生民之困不忍姑息畏忌竊陛下性命之寵夫蕡不忍竊一命之寵而裴度者忍竊宰相之權者也

...夫實不...  
...阿...  
...然...

李德裕論

善為天下者不用己之力以治人而用人之力以治人夫  
治人而必用己力己力已竭而人未治則已將屈而從人  
人之不治也益甚焉夫天下之強梗而難治者譬之蟠根  
錯節欲必斫而鋤之以致平夷雖有利器不容不鈍且缺  
折是以功成而費倍唐之於藩鎮是已唐自肅代河朔趙  
魏號為難制德宗初年銳意削平命將出兵期於必克而  
天下不堪其勞是以激成奉天之變一蹶不振而姑息之  
政甚於前代至於憲宗任用裴度養財鍊兵以經營兩河  
舉十六州之兵閱四歲之久纔能克一吳元濟而天下之

力已屈矣。及幽鎮之叛，以烏重胤、李光顏之將材，用十五萬眾，而不能克萬餘之寇。雖由撫御失宜，抑亦用力太過，不可再舉之驗也。是以不能不撫納叛將，授以節鉞，情見形露，適足以損國威。而張寇勢，是豈非特知用己力，而不知用人力故也哉？李德裕蓋有見於此，故於澤潞之叛也，不肖復出唐軍，委之河朔三鎮攻之，發一介之使，齎數尺之紙，使強藩重鎮爭奉頤指，終能成其功，而天下晏然。視彼裴度躬謁行陣，勞擾海內，而不能全其勝者，其於為天下孰巧孰拙，世謂德裕不及度，吾不信也。夫度之所克，淮蔡而已，淄青而已，至於德裕，不獨能平澤潞，又能服三鎮。

是併服四國也。蓋藩鎮之患，患在不奉唐令，一日奉令，是唐臣也，何必勞師費財，盡取其地，而後為功哉？即能成功，所得不償所失，安在其為功也？秦之於六國，不必出兵，務離其交而鬪之而已。唐都關中，俯制兩河，亦秦之勢也。而德裕所用秦之策也。誘之以利害，禁之以形勢，奔走天下之英雄豪傑，使其自相噬攫，以為我効力，而我袖手徐觀其成敗。成則我有其功，敗則彼受其弊，非熟天下之勢者，其誰能辨此？且夫天下之勢，各有其時也。創業者，不忍用力，而守成者否。譬如少壯之人，而獲疾，宜攻擊而去之。至衰老而有沈痼，攻之徒損元氣，而無益於疾。善鑒者，存疾。



以攻疾、疾爲元氣所使、而不能爲害、彼德裕者、善於鑿國者也、使武宗不夭、德裕得盡施其術、則唐室之疾、不患不全去矣、而論者、或以其樹朋黨、譏之、德裕引其所知、才能以益社稷而已、亦猶鑿之於藥、各有所慣用、或喜烏附、或偏參苓、苟利於疾、斯可矣、何嫌私是藥哉、譏德裕是譏醫之私於藥者也、

宋論

所以得天下、所以失天下也、天下之患、每基於創業之世、當其盛時、習而不察、及其偏重固滯、而乘以衰弛之會、則潰裂而不可救、自古英雄之君、與其謀臣策士、日夜計議、求所以制服當時、而擁護子孫、必有最大焉者、用能籠絡天下、歸之一家、而後世之禍、每由此出、漢之大計、在倚重鎮、壓相之權、而漢之禍、起於大臣力微、唐之大計、在倚重鎮、壓服四外、而唐之亂、由於將帥勢強、論者以爲禍患生於所忽、而不知其生於所不忽也、故興一代之利者、此計也、貽一代之害者、亦此計也、譬若人用藥防病、病徵者、用鉛粉、

病飲者用蠟殼非此莫以得快利而此人之死終由鉛粉  
蠟殼非鉛粉蠟殼之能死人也人用之偏耳宋藝祖之取  
周也以爲當時之可患在藩鎮難制於是謀所以弱之散  
之兵卒收之錢穀使之日朘月削而天下大權皆歸朝廷  
弱末以強本據重而馭輕所以能享二百年之安焉而聚  
天下之兵而養之以天下之財舍此無以爲務而將帥士  
卒弱不任用又令邊兵與禁衛往來更番其勞且費也如  
歲出數十百萬之軍者公私物力爲之耗屈紛紛制度支  
吾不給故以天下之大常爲蕞爾外夷所窺伺敢爲不遜  
歲徵粟帛受其侵犯莫之或拒是故宋之禍非起徽欽高

孝之世皆出藝祖樹計之日也然則藝祖之計非乎曰徽  
藝祖之計宋何以得天下邪唯宋知其所以得不見所以  
失也苟見所以失則救之於全盛之日豈爲無術歟夫祖  
宗之至計子孫守之不變可矣然何不思爲此計者將以  
防此患患去而計存計有不勝其弊者及時救之稍爲變  
通要不失祖宗之意乃可以全此計也嗚呼宋已不及救  
之後之爲宋者一爲宋而得勿爲宋而失哉

山陽先生遺稿卷二  
二十

趙普論

吾讀宋史至趙普為藝祖畫策奪諸將兵權不動顏色其  
經畧敵國先柔脆後強梗蓄力而後發未嘗不歎其智向  
使普計終用則西北皆可合也藝祖已費力於太原太宗  
又折鋒於燕薊終宋之世不得其志豈非善普計而不終  
用故歟世之論普者皆病其佞太宗以負太祖也吾以為  
非普負藝祖藝祖負普也普自微時傾意藝祖為之竭其  
心力及為宰相以天下為己任其跡類專亦勢不得不然  
也大臣之事君顧國家利與否而已豈可嫌避形迹脩飾  
自守哉苟然韓范諸人之為是已况普於藝祖有布衣之

舊故直行胸臆奮不自顧亦其所也昔蜀人尤法孝直之專橫諸葛亮謂其翼先主規取益州宜使得少行其志夫孝直爲先主取斗大之州猶得以功償罪取天下而授之藝祖之手定七姓爭奪之國以開趙家三百年之業者誰功乎因區區之謗收其權柄而抑遠之非藝祖負普而何也使普終居相位則太宗未必能取天下也何則傳天下於太宗非普意也盧多遜之言亦其證已是以自書杜后詔而付官人藏之不欲傳播中外雖太宗未開櫃以前未嘗知有此也他日欲傳位於弟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可再誤則普知其誤久矣故傳天下於太宗非其意也如德

昭德芳之死皆係普退居之日豈其所與知也太宗自畏弟姪逼已以漸翦之獨廷美在無可除之釁顧以普元勳召復其位然後治廷美使天下謂普主此獄已得所欲乃逐去之普之復相不滿三年是太宗用普以行其志非普佞太宗也及其晚年雖得復入徒存體貌畏怯顧懼非復前日之趙普普之事太宗與其事太祖大異如此所謂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則普之心可以見焉普豈負太祖哉

張浚論  
其意欲盡飛越外盡忠許國之人  
南宋之亡何所由哉由高孝之務和不務戰乎汪黃之沮  
李綱乎秦檜之殺岳飛乎是皆非也張浚為之也浚有平  
苗劉之功稱為賢臣高孝亦倚以為將相主戰不主和者  
也而三大戰皆敗曰富平也淮西也符離也此三戰者皆  
關南北興廢之機而浚身總督軍務輒致敗績使金人得  
勢則二帝之喜和惡戰豈獨其怯懦哉亦懲於浚也然則  
壞宋之國論者非浚而誰乎然勝敗兵家常事未可以此  
嗤之也而所以致此敗者何乎浚措置失當不堪其任也  
已不堪其任而又不用堪其任者富平之敗以不用曲端

張浚論

南宋之亡何所由哉由高孝之務和不務戰乎汪黃之沮  
李綱乎秦檜之殺岳飛乎是皆非也張浚為之也浚有平  
苗劉之功稱為賢臣高孝亦倚以為將相主戰不主和者  
也而三大戰皆敗曰富平也淮西也符離也此三戰者皆  
關南北興廢之機而浚身總督軍務輒致敗績使金人得  
勢則二帝之喜和惡戰豈獨其怯懦哉亦懲於浚也然則  
壞宋之國論者非浚而誰乎然勝敗兵家常事未可以此  
嗤之也而所以致此敗者何乎浚措置失當不堪其任也  
已不堪其任而又不用堪其任者富平之敗以不用曲端

淮西之敗，以不用岳飛，而符離之敗，則以自用，唯其自用，是以不用人，不啻不用，乃擠之，甚則殺之，無他，其才之不足，而忌人之有餘也。當此時，將才莫若岳飛，而相才莫若李綱，方高宗即位，知綱可用，委國聽焉，而汪黃沮之，帝未爲所搖也。浚以諫官劾其募兵買馬之非，高宗始惑而罷綱，然未遠斥也，而浚攻之不已，夫綱之才，至布衣之士，無知之軍民，以死爭其進退，浚寧不知而必求其瑕疵，譁而逐之，豈爲汪黃所嗾乎？抑已規望大用，而忌綱出其上也。其後旋復薦綱，以帥江西，當賊虜之衝，而不可分兵與之，其意豈可測哉！觀其怒岳飛，致使盡忠報國之人，引病歸

山，其忌刻可知也。且夫殺飛者，秦檜也，然高宗初斥檜，至榜罪朝堂，示不復用，而浚薦之再起，遂至專朝權，則曰浚助檜殺飛可也，然則浚何以薦檜？曰：忌呂頤浩、趙鼎之軋已，而借檜以排之也。噫！頤浩、鼎不必足惜也，如綱與飛，以身係國之存亡者，而浚則擠之，故曰南宋之亡，張浚爲之也。

山其意後何味也且夫遊樂茶棗餅飲然高宗味花糖玉  
餅藥膳堂示不野用而好美之得致至真傳神固曰  
此飲是矣曰山陰先生選和卷二

大江廣元論

抱濟天下之才而不之用是士之所謂不幸也雖然用而  
不得其當不如不用之為幸也夫吾才不可自用矣則必  
求天下有力之人借其力以濟天下是之謂用人以成吾  
事夫苟用人以成吾事而不暇擇其人之善惡遇善人可  
也或遇惡人勢不可中止則其所成無往不惡惡之大小  
隨才之高下才下則其惡小才高則其惡大以蓋世之才  
濟滔天之惡不為天下之戮者幾希吾於大江廣元乎見  
之保平以還天下大亂廣元為源賴朝所收進其計畫以  
致平定世以為賴朝之用廣元吾以為廣元之用賴朝也

承久之變、北條泰時由廣元之策、以靖其難、亦廣元之用泰時也、夫賴朝之起事、不過欲撫父祖之舊、據有一方、而其下皆粗猛椎朴、知効力戰鬪而已、及廣元持大計、往而教之、始說而從之、北條氏遇京師檄至、欲退守八州、非廣元決策、天下之亂、何所底止、非廣元用此輩、而何乎、蓋廣元之才、足以濟天下、而不爲朝廷所知也、則不得不借關東之力以展之、夫苟借其力、以濟天下、吾事成矣、彼源氏、北條氏、一起一仆、於吾何有哉、是以賴家失行、而不肯諫、實朝陷禍、而不肯救、時政義時之謀篡竊、而不肯齟齬、泛然中立、自免於禍、世不原其志所在、而咎其不忠、過矣、吾

獨惜其所用以展其才者、非其人也、廣元獨非王朝世臣乎、莫已知則斯已、急於借人之力、而不知其助盜賊也、微廣元、則賴朝亦一桀黠將帥而止耳、何至坐攘王權如此哉、承久之變、流竄帝王、敢行大逆、亦非泰時輩所能辨待、廣元附會故例、處分裁決、然後奉而行之爾、夫業已用是人、以成吾事、是人之敗、敗將及已、故不能不竭力扶之、是勢之必至、無足怪者、而其罪遠出源氏、北條氏之上、廣元初念、或不及於此、豈不可惜也、且吾又有爲廣元惜焉者、夫管仲用小白、使之扶周、王猛用苻堅、使之無侵晉、廣元之才、足以用賴朝、泰時矣、則所以駕馭箝制之、使不能肆



其噬搏以陰報於朝廷者豈爲無計哉嗚呼豈爲無計哉

其噬搏以陰報於朝廷者豈爲無計哉嗚呼豈爲無計哉  
其噬搏以陰報於朝廷者豈爲無計哉嗚呼豈爲無計哉  
其噬搏以陰報於朝廷者豈爲無計哉嗚呼豈爲無計哉  
其噬搏以陰報於朝廷者豈爲無計哉嗚呼豈爲無計哉  
其噬搏以陰報於朝廷者豈爲無計哉嗚呼豈爲無計哉  
其噬搏以陰報於朝廷者豈爲無計哉嗚呼豈爲無計哉  
其噬搏以陰報於朝廷者豈爲無計哉嗚呼豈爲無計哉  
其噬搏以陰報於朝廷者豈爲無計哉嗚呼豈爲無計哉  
其噬搏以陰報於朝廷者豈爲無計哉嗚呼豈爲無計哉  
其噬搏以陰報於朝廷者豈爲無計哉嗚呼豈爲無計哉

北條氏修禪學論

甚哉異端之害於世也吾觀北條氏之事有以知之矣夫  
北條氏以源氏僕隸起身其富貴受其恩眷又何所不  
足乃以陰賊之心濟詭秘之計弒而篡之極其慘毒不啻  
如鬼蜮而晏然處之莫或疑懼是必有所恃焉然也夫佛  
教之來我邦已垂千歲而所謂禪者昉於鎌倉而盛於室  
町其所以爲教者虛假天地空寂萬物木石灰燼其身與  
心於凡榮達權利之爭美色曼聲腴味華服之好一無以  
動其念是狷介之士所以治其一己者也何關於家國哉  
然吾嘗深考之知北條氏之所以安於悖逆者盡禪教所

致也、何以言之、夫頑愚之人、不能爲姦惡、能爲姦惡者、必巧智者也、巧智者、其性情之感、必過於常人、今夫偷一錢於人、以一事欺人、其心必有不慊者、况君臣世契、恩義所結、不啻如手足心膂、一有所負、能愬然於懷者、鮮矣、今北條氏使其三世襲恩之君、骨肉自相剪屠、而奪其國於冥冥之中、不唯此也、其營私除害之至、終至幽萬乘之主於窮海之陬、當其無計不中、動投其志、蓋亦撫掌自喜矣、而及事過物移、身老氣衰、靜而念之、平昔豈無爲怵惕、焮蒿於俯俯之間者哉、而方寸之內、結轆而不能釋然也、則思所以排遣之、於是乎聞彼無方無碍、與世相遺之說、爽然

有以自解、曰、世之所謂君臣父子者、本出空假、而不足言、木石灰燼之相合、於我何有哉、吁、是其九世所以相授受、以爲衣鉢之傳者也、其傳施及於室町氏而不絕、彼天龍之建、起於尊氏之異夢、而五刹之隆、終出於建、長圓覺之右、室町之僭竊、什倍鎌倉、蓋有所由焉、安知結跏趺坐、不爲奪國篡家之捷徑也、香火喝棒、不爲弑父弑君之利刃也、吾故論發之、以警世之喜異端、而不察其害者、

